

株

神农周刊

ZHUZHOU RIBAO

2025年12月7日 星期日

乙巳年十月十八

第24195期

今日4版

国内统一

连续出版物号

CN 43-0005

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
株洲日报社出版



醴陵双塔寄民情

刘建安

登上西山公园神楼，举目远眺，深江河道如一巨“几”字，撇自阳东、三刀石而来，横贯老城区大半周后，西折姜湾、江源而去。在那“几”字末笔的横折勾处，即深江西岸的古“江东坊”——今江源小区内，一尊巍峨古朴的石塔，岿然矗立，历经两百余载风雨而不朽。这便是财源塔，醴陵人心中的“聚宝盆”。塔为楼阁式花岗岩结构，始建于清乾隆年间（据《彭氏族谱》记载距今已逾两百年），由东堡堡绅彭之冕捐资兴建，原为江东书院的前庭之宝，时称“大观塔”。据《彭氏族谱》记载，彭氏一族世代经商，积善行德，他修葺书院之际，顺势筑塔，祈求“财货浑浑如泉涌，沅沅如河海”。此典出自《荀子·富国》：“喻天时、地利、人和共兴，财富如江河奔腾。书院虽已湮没于历史烟云，塔却几经修缮，民国年间改名“财源塔”，寓镇江海、启商运之意。塔高约18米，占地60平方米，八面七级，攒尖顶，塔身以不甚规则的花岗岩层层垒砌，塔基边长3.7米，逐层递减，各层腰檐舒展如翼，窗棂向八方敞开，似在召唤四海宾客。顶层挑檐木檐飞檐，今已无存；一、二层无窗，上层每层四窗，交错分布，采光通风，巧借江风。塔顶宝葫芦刹，锥形整体，底层面南拱门上刻“财源塔”三字，门边鹤顶格对联云：“财系贤民兴国业；源来活水润桑田。”门内封塔，内嵌汉白玉碑《重修财源塔记》，详述彭之冕生平义举，并盛赞另一位慈善巨擘陈盛芳的修桥办学之功——陈氏曾捐资兴学，惠及乡梓，塔记以此传颂，尽显醴陵“义利并举”的民风传承。1989年立碑保护，2008年升为株洲市文物保护单位。

城北有财源塔新富，自古学风浓厚、人才辈出的醴陵，县治之内岂能不见精神追求之象征？醴陵自古学风鼎盛，南宋科举盛世，梯云阁颂赞其荣；西山深江书院，经年书声琅琅，朱熹、王阳明、左宗棠等名儒先后讲学，孕育出一代代英才。北有姜岭凤凰山，山势磅礴；南门外五屏山，碧山岭连接处，山势跌宕如“马背”，似屏风缺口，泄了山川灵气。清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，邑人廖鸿举——字述宾，中举后曾任湖北蒲圻知县，却厌官场尘嚣，辞归故里——观察地貌，忧心忡忡。他博学多才，精通天文、音律、医道、堪舆，曾充任同治帝醴陵风水官，县人尊为奇士。

廖鸿举指点江山：醴陵群山环抱，深水绕流，风水本佳。县衙自宋元明清，皆坐北朝南，正对状元洲（今安监局旧址），故有《一统志》民谣：“洲过县门前，醴陵出状元。”宋范成大过醴陵，亦题诗“深水桥边县，门前柳已黄”。然隋唐科举千余载，醴陵竟无一状元，古谚何以不验？廖氏断言：失在南“马背”！灵气外泄，文运不彰。唯有岭上筑塔镇之，方保地脉，催生英才。一众官绅深信，委其总理工程，邑人踊跃捐资，塔成名“起元塔”——“起元起元”，唤醒状元之梦，永佑文运昌盛。起元塔建成，尊为醴陵第一高塔，高踞“马背”，雄伟挺拔，高18.6米（修塔后27.18米），砖瓦楼阁式，八面十一级，底层直径5.3米，墙厚1.26米，拱门高1.8米、宽0.9米，上层错落开窗，塔内通空，每层檐角叠叠翘翘，如凤翼欲飞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末，雷击崩裂，铜鼓、葫芦坠落菜园。幸朱华美、朱钦连夫妇发现，珍藏半世纪。2017年，文物部门“修旧如旧”，修复裂缝、排水、塔基，复原原貌，塔刹重铸，活力重现。

2011年1月，起元塔被列为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自1851年起元塔建成，至1904年科举制度被取消，时光又过去了一百多年。醴陵最终还是没能出过状元，这不能不说，状元梦已成为一代代醴陵人心中永恒的情结。

然而，令人振奋的是，自清末民初的几十年以来，醴陵却涌现出了井喷式的人才。大批的革命先驱、国共将领、专家学者，如宁太一、程潜、李立三、陈明仁、耿飚、左权等风云人物，集中出现，深刻影响了时代进程。

这份人才的集中喷发，难道就没有起元塔振奋文脉、激励后学的精神感召在其中吗？

时至今日，深江两岸的财源塔和起元塔，这两座风格迥异却又精神相通的古塔，遥遥相对，双塔同辉。它们共同见证了醴陵的历史，也共同寄寓着醴陵人民对美好生活和崇高精神的双重追求：物质安康，文脉昌盛。

我们相信，醴陵的各项事业，正如双塔所祈祷、所寄寓的一样，正在向前稳步发展。这里的明天，一定会更加美好！



当时的湘南特委下辖游击队整肃内奸通告



潭湾村前，莽莽苍苍的群山

潭湾前三妹墓

镌刻在溪石上的名字 ——潭湾红色纪事

未已



株洲往事

潭湾，罗霄山脉万洋山系环抱下的一个偏僻山村。它坐落于安仁、茶陵、炎陵三县交界的深山区，一道道山坳如同巨斧劈砍出的深痕，将天光云影分割得支离破碎。因山高地密、地势险峻，自古便是“三不管”的化外之境。然而，也正因此封闭与险峻，在风起云涌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它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不可摧的红色堡垒。

1927年马日事变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，中共湖南省委为了保存革命力量，指示各地开展游击战争。在这危急关头，谭家述将军奉命回到家乡组织工农武装，他率领的茶陵游击队便在此血战周旋。1934年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，潭湾更是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核心区域。当时，湘南特委以此为根据地，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苦苦坚守“一面红旗不倒”的誓言……潭湾的山壑林莽间，镌刻着陈韶、谭超新、谭思聪、陈美连、周里等革命者步步铿锵的足迹。他们的英勇斗争，与众多革命先烈的青春热血，共同交织成潭湾最为悲壮的英雄史诗。

(一)

淫雨霏霏，落在我们身上，也落在万洋山的每一寸肌肤，濡湿了整片山峦。金紫仙的每一条峡谷都渗出清冷的水汽，像一段散不开的旧事。我们一行三十余人，在这无边无际的丛林中，溯溪而上十几里山路，去拜谒一位名叫肖三妹的烈士。

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大山深处行进。脚下是滑溜溜的溪石，耳边是潺潺的水声。眼前是南方深秋那种沁入骨髓的深寒。潭湾，深沟高壑，地名里都带着险峻的气息：白水坑、木仙坑、芒麻坑、杉木坑……这些名字，似乎本身就封存着一段段被遗忘的时光。

于我而言，这更是一场未竟的抵达。当我攀着岩石和荆棘，走过了三分之

二的路程时，一种熟悉的虚弱感猛地攫住了我。冷汗瞬间濡湿了内里的衣衫，眼前的世界开始晃动、发虚——是低血糖发作了。我慌忙翻出糖块塞进嘴里，同行的艳丽姐搀着我站到一旁的溪石上，贴心为我举着雨伞。我深深呼吸，努力克制着身体的颤抖。看着同行者的背影一个个隐入前方湿漉漉的密林，听着他们踩过溪水的声音渐行渐远，一种巨大的、无力的遗憾如潮水般涌来。我只能在这里，在这段她曾经用尽最后力气爬行过的山路上，在这冰凉的溪石上，向她遥献一份敬意。

(二)

也正是在这极致的寂静与缺憾中，我开始“听”见这条山溪，以及溪水中那些亘古的石头。它们不是名贵的璞玉，只是潭湾山谷里最寻常的存在，遍布于溪涧、路旁、山崖。千百年来，被山洪冲刷，被流水打磨，棱角或许已圆，质地却愈发坚硬。它们沉默地承载着雨打风吹，一如这片土地上曾经沉默的人民。

而肖三妹，最初又何尝不是这样一块质朴的石头？1915年生于酃县（今炎陵县）贫农之家，7岁便成了童养媳。名唤三妹，寻常得如同山间任何一块无人问津的砾石。她的童年，是压在生命最底层的沉重与黯淡。

然而，地火在奔突，革命的思想如同炽热的熔岩，注入了她年轻的身体。这块“顽石”骤然迸发出了火光。她挣脱枷锁，投身洪流。15岁参加革命，16岁被群众选为南流乡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，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8岁被选为县苏维埃妇女代表。她生命的质地在那场伟大的锻造中，被淬炼得无比刚硬。那是一种属于女性的、柔韧而决绝的刚硬。

我又想起，她与周里同志在游击岁月中，那以几把新稻草编就的新房。没有红烛喜

帕，只有相濡以沫的信念。那一刻，她刚硬的革命信仰中，分明闪烁着块玉石最温润的内里。这刚与柔，共同构成了她完整的灵魂。

(三)

而她的结局，则将这“石”的意象，推向了永恒的悲壮。

我无法想象，1936年的冬天，她奉命前去调查老湾里游击队队员和家属十二人被杀的案件，当走到芒麻坑与叛徒周二苟狭路相逢时，该是怎样的场景？叛徒逼她“反水”未果，便恶狠狠地割断了她的喉管。

我不敢，也无法去细想那之后的景象。她倒下了，在无尽的黑暗与剧痛中，她凭着足以撼动山河的意志，从死亡边缘苏醒。然后，沿着芒麻坑的坑沿，开始一寸一寸地爬行。那一刻，她不再是一个有完整形骸的人，她就是一块靠着意志燃烧的、滚烫的石头！她的躯体摩擦着大地上的砂石，她的热血浸染着身下的泥土。她不是在求生，她是在用自己的骨血与生命，为后来的同志，刻下最后一道、也是最深的一道警告与路标。

最终，她将周二苟叛变的消息化作最后的吐息，交给联络员，然后，“缓缓闭上了眼睛”。她将自己，永远地还给了这片她誓死守护的山岭。

在将近半个世纪后，1984年，她当年的爱人与战友——周里，回来了。山河已定，故人长眠。这位已是耄耋老人的革命者，在他曾战斗过的土地上，修整了她的坟墓。他提起笔，书写长篇的悼文，只凝练了八个字，亲手书写，镌刻于墓碑之上：“革命到底，忠贞不屈。”

这八个字，不是史官的评断，不是文学的修饰。它是一个男人对妻子一生的理解，是一位战友对同志最崇高的致敬。它概括了她从童养媳到革命者的一生，印证了她用爬行完成的最后誓言。每一个字，都仿佛

带着新房稻草的温度，带着芒麻坑血路的灼热，也带着近五十年思念与追忆的沉向前的重量。

忠贞不屈，是她的品格；革命到底，是她的实践。她以二十一年的生命，将这两个词，履行到了极致。

(四)

同行者把他们拜谒的情景拍下发到群里，还有墓碑上那八个字的特写。那一瞬间，我忽然明白，此行未能抵达的，是那由青石和黄土垒砌的有形的墓冢；而我已经抵达的，是这崖山的精神与山河共同铸就的无形的丰碑。它就矗立在这条溪涧的每一块石头上，回荡在周里同志那八个铁画银钩的字迹里。

我回过神，望向那片被云雾笼罩的群山，仿佛看见一个穿着灰布军装、短发轻扬的姑娘，正站在山岗上，对着我，露出了安静而满足的微笑。

雨，还在下，落在我的脸上，一片冰凉。我分不清那是雨水，还是为她那太过壮烈的青春而流下的泪水。我俯身从清澈的溪水中，拾起一块被磨得光滑的石头。它貌不扬，却沉重、冰凉，脉络间仿佛还流淌着历史的水痕。

很遗憾，我未能亲手抚摸那块石碑，未能亲手在她墓前献上一束花。但我在听到她的故事时，内心涌动着深深的震撼与共鸣。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——从宏大的和平到微小的幸福，从自由地相爱到安然享有作为人的尊严与权利，都不是凭空而来。这些，正是由无数个像肖三妹这样的先驱，用他们如花的年华、炽热的情感和坚贞的信仰，一点一滴浇灌而成的。他们用自我的粉身碎骨，化作了共和国大厦最坚不可摧的基石，他们的名字与精神，早已被忠诚与岁月，镌刻在这溪石上，永世不灭。



炎陵五日记

马立明



红星桥



水口叶家祠——“毛泽东同志主持连队建党旧址”



飞流直泻的“东坑飞瀑”

炎陵五日，行程涵盖七八个乡镇，游览了十余个景点，高效的行程全得益于挚友刘初元、李小友二位。

初元兄车技娴熟，兼擅诗词、书法，还会拉二胡，此次特地携我带上。李小友虽是炎陵县十都镇红南村人，却长期在县城开办“小友书法培训学校”，是当地知名的书法家。这次避暑之行，正是应他的盛情邀请。

李小友自2012年办学以来，因其高超的书法和独特的教学方法，赢得极高赞誉，学员最多时达六百余人，后来还在茶陵县设立了分校。十多年的辛勤耕耘亦有所回报。去年，他拆掉老房，在洋岐山岭上建起一座三层高、别致精美的农家民宿，美其名曰——“小友书苑”。

“书苑”内设有专业的书法教室和展厅，展示了他和妹妹李秋珍、女儿李婷等多位老师的书法作品。小友告诉我，他在家为村民开设的这个书法班，全部免费教学，不仅免费辅导，还提供教学资料。此等义举，令人称道！

我和初元兄自然住在“书苑”里。当日下午，我们先参观了小友夫妇种植的蔬菜、油茶、黄桃和花卉。随后爬上洋岐山的“凤翔亭”，远眺十都、沅陵两镇，只见暮霭与晚霞铺满山川，心旷神怡。

洋岐山平均海拔八百多米，周围峰峦叠翠，气象万千。夜幕降临，万籁俱寂，高空在明月映衬下特别湛蓝。当“小友书苑”的廊灯和房屋轮廓亮起时，宛如人间仙境，说也奇怪，在此乘凉，不需风扇，更无蚊虫叮咬。此时，初元兄兴致勃勃地取出二胡，帮我调音后，他正欲领奏，我们拉起《浏阳河》《洪湖水》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等革命歌曲和《十月飘》《十杯酒》等民间小调。同行的两位夫人也伴着琴声尽情高歌，真是“夫唱妇随”，好不惬意！直到深夜晚风袭来略感凉意，我们才收场回房休息。

次日，小友陪我们去“杉王”，游览桃花溪。这条原始森林中的桃花溪，浓荫蔽日，溪水潺潺，清新空气裹挟着花草芳香，沁人心脾。蜿蜒十余里的桃花溪，拥有大小瀑布十多处。我们游至第二个小瀑布时，看到一座石桥拱桥，桥面铺满青苔，原有的“横额”已被取走。桥身背面雕有麒麟、祥云的

石额上刻着“石匠陈伦瑞、明德和戊辰年立”等字样。小友介绍，这是当年通往江西的一条茶盐古道，如今已废弃。古桥旁，还有一座用石头搭建的土地庙，庙门上的额联均被青苔侵蚀，无法辨认，实属遗憾。

第三日，我们前往猴寨瀑布，此处与井冈山八面山山口毗邻。一路过去，树木丛生，遮天蔽日。这里挂牌保护的古树名木包括青冈栎、枳椇、南方红豆杉、甜槠等，树龄均在百年以上，属国家级保护植物。猴寨瀑布呈“1”字形飞泻，有点像神农谷的珠帘瀑布，但高度和水量都小许多。此瀑因偏僻而小巧，游客不多。

第四日，我们告别小友，驱车先去十都镇瞻仰“万寿宫”，这是株洲市党史研究室挂牌的“党史教育基地”。1928年4月24日，毛泽东、朱德两位伟人正是在酃县（今炎陵县）十都镇首次见面。这次会面，让他们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，建立了崇高的革命友谊，开启了近半个世纪风雨同舟的革命征程。

随后，我们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云上大院，参观了龟龙窝茶场、白鹇谷等。这里地势更高，海拔在1300多米以上，因许多景点深藏云雾之间，素有“云天仙境”之称。自然，这里珍稀野生植物繁多，如资源冷杉、穗花杉、银杉、南方红豆杉、伯乐树等；珍稀野生动物则有黄腹角雉、水鹿、黑鹿、云豹、白鹇、穿山甲等。

云上大院景区地势陡峭，形成了许多跌水、瀑布，其中以东坑飞瀑（又名神农飞瀑）最为著名。瀑布高235.2米，堪称“湖南第一高瀑布”。瀑水分分为三叠，直泻而下，贯穿于蓝天、绿树、峭崖之间，气势磅礴，颇有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之势。此瀑不仅高，水量也大，一级撞击一级，声如奔雷，震耳欲聋，可惜在深山，游人稀少。

晚上，我们夜宿梨树洲。梨树洲平均海拔在1500多米，是纯天然、负氧离子含量极高的避暑胜地。其周围有湖南最高峰——酃峰（又叫神农峰）；有野生云锦杜鹃基地，有高山草甸；有世界罕见的珍贵孑遗植物——福建柏群落；还有冰臼群和原始村落等。可惜此次行程匆匆，未能一一拜观。

第五日，我们驱车前往水口镇的朱家祠、毛泽东同志故居——桥头江

家，以及“支部建在连上”的叶家祠。这三处红色革命纪念地，有两处是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，一处是“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。在此，我们亲身感受了当年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的艰辛，更知晓他在此作出了上井冈山、武装夺取政权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正确革命道路。

在叶家祠，我们重温了不同时期的入党誓词，还参观了“毛泽东同志主持连队建党旧址”陈列室，瞻仰了1927年10月15日晚毛泽东在小阁楼主持陈士榘、赖毅等六名士兵入党宣誓的地方，接受了一次真切的革命传统教育。

下午，我们匆匆赶到中村瑶族乡。当地民谣形容：“人在云中走，鸡在雾中啼，对面能说话，见面要半天。”在这里，我们参观了梦寐以求、久负盛名的“红星桥”。

这“红星桥”，我任编辑时就曾刊发过不少走向稿件，却一直无缘相见。今日终于走近她，心里激动不已。如今老桥已成危桥，两端障碍不能靠近，但可喜的是，人们记住了她往日的贡献，没有拆除，而是作为“工业文化遗产”保护了下来。

初元兄陪我在新桥上远观这座老桥，仿佛仰望一位年岁已高的尊者。我们在老桥北端小屋墙上的“红星桥史记”中了解到：红星桥为钢筋混凝土特大型双曲拱桥，全长155.8米，单孔净跨107.36米，宽8.2米，高67米。大桥两端架设在水平距离107米的悬崖峭壁上，堪称一绝！它于1968年元月正式通车，是当时湖南省境内第一座大型双曲大跨径公路拱桥，其单孔最大跨度成功打破了当时的亚洲纪录，垂直高度当时亚洲第一，被载入《桥梁学》教科书和《世界著名桥梁大观》。在当时的“备战备荒”形势下，桥南面建造了桥头堡、武警战士日夜守卫该桥。多么值得一看！

那天，我不但与老桥合影留念，还与桥头堡上手握钢枪的武警战士雕像合影，非常高兴。

炎陵五日，游览了如此多的地方，饱览了众多美景，人虽略感疲惫，但值得！